

◎城市笔记



小巷深处的身影

初夏的一天清晨，晨曦中的老街一片静谧，穿街而过的河水潺潺。傅哥来到老街，走走停停，问这问那，一些居民刚起床，还打着呵欠伸着懒腰，起得早的居民端着一碗饭，蹲在苔藓覆盖的青石阶上吃着。有居民问傅哥道，吃了没？傅哥点点头，吃了吃了。有居民跟他打招呼，傅书记，进屋喝口水再走。免了免了，我再到前面走一走，傅哥笑意盈盈地回答。

傅哥是老街一个社区的党支部书记，他扎根社区17年了。17年里，每天清晨，傅哥就从自家住的山庄往社区赶，去老街巷子里走走看看问问，不然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17年前的秋天，傅哥刚上任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通过傅哥一班人上上下下的奔走呼吁，穿过老街旧城的马路实施改造，但老街一部分居民的门面处于临街，破旧马路经整治后，路面抬高，门面就自然下降一部分。一个经营螺丝帽灯管锅碗瓢盆的门市，可是关系到一家老少的生计啊，居民们有些不情愿。白天，居民们忙生意，傅哥不去打扰，他就抽晚上时间，一家一户地走，跟他们掏心窝子，说老街的环境改造后，生意自然就更好做了，目光要放长远些。道理讲得明明白白了，人心也是被傅哥捂热的，不情愿的居民答应了。老街改造了，后来，穿城而过的那条河流也经过傅哥作为人大代表向上提交的提案得到了采纳，河流实施综合整治，排污管网架设，焕发新颜的宁静老街绿树婆娑，楼房整洁，街面清爽，老街居民生活得好是舒心。

那年腊月，老街一些居民们摆起了几十桌坝坝宴团年，一家一个菜端上了桌，傅哥也亲自做了两道菜：蒜烧鱼，红烧肉。居民们一个一个要给傅哥敬酒，情在酒中。幸好傅哥酒量大，他一口一杯，那是第一次，傅哥被居民们敬酒，喝醉了。而今，社区一家亲的街坊邻里们，一到腊月就张罗着做好菜好饭，大家热热闹闹中团上一个年，对来年的好愿景，也在大家亲亲热热的欢声笑语里闪烁了。

去年春天的防疫，傅哥被媒体誉为“帐篷书记”，那是傅哥把家里的帐篷带到社区值守卡点上，50多个昼夜里，他把帐篷作为抗疫一线指挥阵地，换来了百年老街居民们的安康生活。

去年夏天那场特大暴雨袭击老街，河水淹没了老街公路沿线，

傅哥和救援队伍把老街上千居民紧急疏散救援后，还有临河楼房里被洪水围困的居民要施救，傅哥把绳子一头绑在洪水中摇晃的树上，一头系在腰上，奋力泅渡过翻卷的洪水，攀爬到楼上，一连救出了3名居民。后来，傅哥这个画面被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播出，老街的居民噙着热泪看了，感叹说，我们的好书记，是在以命换命啊。那次抗洪，老街的居民一个也不少地得到了安全救援。

老街的那座百年老桥，那场洪水淹没过了它的头顶，洪水过后，一些居民面对风雨过后顽强挺立的老桥，不住地鞠躬致敬。我看见，傅哥在居民们后面，也深深地鞠了一躬。老桥两肩的石墩，被洪水冲垮了一些，洪水消退后，傅哥和老街居民们沿着下游河床，一块一块地找回来了，老桥在冬天得到了修缮。

那场洪水过后，几十家媒体集中报道了傅哥的抗洪壮举，傅哥找到我说，我只是做了一个基层社区干部应该做的事儿，真不该有那么大的声响。傅哥荣获了“中国好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他对我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是老街的荣耀。

敦厚的老街，我和那些居民一样，为傅哥感到自豪，感到荣光。

文/李 晓

◎清浅时光

都市养蚕

邻居向我打听，哪儿有桑叶可采。我一听，就忍不住幸灾乐祸地笑了：“哈哈……终于轮到你们折腾了！”她一脸苦笑：“是啊，科学课要求大家养蚕，观察蚕的生长过程，可上哪儿弄桑叶去啊！”这采桑叶的烦恼，几乎是每位小学生家长都要经历的。

养蚕这项作业，孩子们是很乐意做的，捏着老师发的一个小小的透明塑料袋儿，献宝似的给我看袋子里那几粒比芝麻还小的黑点儿，我一看，脑袋顿时嗡的一声大了！蚕卵孵化后那蠕动着肉身令人一看就起鸡皮疙瘩，更为头疼的现实问题，是喂蚕的桑叶到哪儿采呢？

我对桑叶的最初印象来自汉乐府里的《陌上桑》：“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短短的十个字，却让人对这种闲适美好的田园风光心生向往。

可在现实的都市里，桑树并不多见，偶尔在某个犄角旮旯不显山露水自生自灭地长着棵野桑树，似乎谁也不会多看它一眼。但每年一到四五月份，却常看到有人在那树下垫砖踮脚，拼命地拉扯下枝条采桑叶。这种野桑，因为无人修剪枝条，多长得恣意高大，于是只要手所能触及的枝条，都是光秃秃的，顶上却郁郁葱葱。原来这桑树不管长在哪个角落，都会被猎犬般的家长们发现，铭记在心，口口相传。

更别说杭州城内那几片著名的桑林，年年这个时候都被家长们惦记得紧。那能在寸土寸金的都市里生长的桑林，身份自然是非同一般，都是搞科研用的。其中一片在浙大华家池校区内，是浙大特种经济动物科学系的研究基地，而这个系的前身就是当年的蚕桑系；另一片则是农科院蚕桑研究所的。开始这两片桑林，还是半开放式的，有家长带孩子来采上几片，也不太加以阻止，但架不住采得人越来越多，只得围上高高的铁栅栏，并立一块醒目的警告牌，上书：“此处桑树系科研所用，随意采摘等同偷盗行为，希望家长以身作则，不要给孩子错误的示范！”警告牌上的语气很严厉，可仍挡不住一些采桑心切的家长，栅栏边缘臂之所能触及的一圈桑树，几乎片叶不留。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乡下有亲戚的好处来了，杭嘉湖地区素来是蚕桑之乡，周边农村多少还是保留了一些桑林，就有孩子爷爷奶奶每周特意回老家一趟，采上一大包桑叶带回来，保存在冰箱里，供一周喂养所用。而孩子、家长之间互赠桑叶，则是升华彼此友谊的绝佳途径，受者皆感激涕零。

当然桑叶还有个来处就是网购，在电商如此发达的今天，无所不卖的电商当然不会错过这等大好商机，只是网购的桑叶常有猫腻，孩子的一位同学养的蚕吃了网购的桑叶，一夜之间全部毙命，行家判断说那桑叶上有农药残留；还有位同学的妈妈网购了两大包桑叶，卖家很大方，买二送一，附送了一小包蚕种，别小瞧那一小包蚕种，这一孵出来就成了无数条，每一条都嗷嗷待哺，桑叶需求量激增，隔一天就得网购上几大包，那妈妈直叹这生意做得太精明！

都市里的孩子养蚕，长见识，增学问，添趣味，却大不易。

文/王秋文

◎人生絮语

那盏灯

自从孩子上了初中，周末闲暇时间越来越少，做不完的作业，补不完的课，虽距娘家只有50公里，也不能想回就回，只能计划着抽空往回跑，“五一”假期，扔下老公和女儿，忙里偷闲我回了一趟娘家，并住了一晚。

娘家在农村，那里空气清新，宽宅大院，每次回家都觉得特别放松，睡觉也格外香甜。

但是我天生怕黑，自从20多年前奶奶去世后，怕黑的感觉更加强烈，虽然晚上天空像幕布，满天的星星在眨着眼睛，很美很美，但我仍然害怕。

老家的厕所在院子的西南角，所以每次晚上上厕所成了我最发愁的事情，每次走出家门，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奶奶去世后停在院子里的棺材，忍不住浑身起鸡皮疙瘩。

于是晚上去厕所，我会拉上妈妈

给我做伴，妈妈总会数落我，在自己家有什么可害怕的，还让她在外面等着！那时我总会撒着娇，告诉妈妈只想和她多说会儿话，妈妈表示不能理解。

每当孩子们回老家家时，晚上她们照常自己出去，甚至都不开院灯，而我怎么也无法像她们那样从容，不好意思再找人搭伴时，硬着头皮自己出去，当然是把能开的灯都打开，孩子们笑我是“胆小鬼”。

小的时候，家家都困难，院子里根本不安灯，后来慢慢安上了瓦数很低的灯泡，到现在已是很亮很亮的白炽灯，一打开，整个院子犹如白昼。

时间长了，爸妈好像发现了我怕黑这个秘密，每次我一出去，老爸总会说把院灯打开，妈妈也会试探地问我是否用她陪着，偶尔我会故作轻松说“不用”。

院灯打开，但角落里还会有一些阴影，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总会蹦出来，把自己吓得马上提起裤子急匆匆往家跑，一刻也不耽搁，生怕被什么拽住，回到家，不由松口气，如释重负。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种恐惧感一直伴随着我，直到今年“五一”，其实我也曾想让老爸在厕所旁边安一盏灯，这样也许我就不会害怕了，但想到还需要重新拉线，比较麻烦，再说家人们出去甚至都不用开灯，我这个要求是有点矫情，于是作罢。

今年“五一”回家，晚上去厕所时照样叫上老妈，依然开了院灯，进了厕所，“咦！怎么里面不黑了？”我忍不住问。“亮了吧？”妈妈得意地问，并让我抬头看。

抬起头，发现厕所旁边的一根柱子上挂着一盏四方的白色小灯，不是很亮，但足以照亮厕所这块方寸之地。

此时妈妈的话匣子又打开了：这个灯是太阳能的，不用电，只要白天有太阳，晚上就可以亮，看你们回来上厕所害怕，就挂在了这里……

妈妈自顾说着，我看着那盏灯，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在家就在，我们不管多大，在父母心里永远都是孩子，做什么都想着孩子。那一刻，我对黑暗的恐惧马上消失，也不再害怕，因为那盏灯，更因为父母的爱。

文/杨利珍

◎非常记忆

一根拴马桩

乌兰觉得自己就像是戈壁上的一根拴马桩，独立、孤寂，又有些冷傲。

乌兰今年刚刚高中毕业，她品学兼优，几项单科科目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乌兰填报的大学在江南，她想，自己从骨子里是属于戈壁的，无论走多远，戈壁都是她必须回来的地方。因着这份与生俱来的情怀与坚持，她想，她是永远也无法融入江南水乡的，那里柔软、潮湿、轻快、娇羞，却不是她的底色，她的底色应该是坚硬、悍然、果敢、倔强，就像脚下的土地一样，永远静默无声，暗潮汹涌。她

甚至能够想象到，当自己真的行走在江南的街头时，面对灯红酒绿、五光十色的夜景，心中也始终会为千里之外的戈壁留一块地方，那是她的根，亦是她赖以生存的地方。

乌兰的父母一直在戈壁放牧，这对朴实无华的夫妻走到哪里都堂堂正正。这是乌兰给父母下的定义，将戈壁给予他们的，全部都融入自己的骨血，而后再悉数传授给乌兰，让这个天地间的戈壁女儿生得灵气逼人、灵动万分。

同爸爸妈妈吃过午饭，乌兰就牵着家里的马出门了。下过雨的戈壁，沙土柔软而湿润，双脚踩上去，有一种踏进海底细沙的绵柔感。乌兰边走边看，一些牧草在雨水的浇灌下已经开始缓慢生长了，棉蓬、梭梭、骆驼刺、白刺、沙葱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模样，甚至还有数种乌兰不认识的牧草也冒出了绿油油的芽。乌兰蹲下身去，爱怜地摸摸这些牧草。她心中欢喜，这意味着家乡的生态在近几年里在不断向好发展，即使也许永远都无法达到草过小腿的规模，但这正是戈壁的魅力所在。眼看戈壁一望无际，寂静无声，即使是大喊一声也不能产生任何效应，但它却有一股坚韧不拔的力量，永远叫人心惊。大旱的年成里，即使万人放弃它，它也不会放弃自己，依然努力维持生命的繁盛，把所有风霜雨雪的痕迹都镌刻在这些沙生植物上。干旱是大自然的力量，戈壁植物的生长也是大自然的力量，两者遭遇时，往往是戈壁植物战胜了干旱，且年年如此，回回应验，从没有哪一次是错漏的。

天空旷远，地面凹凸不平，眼前是一片坦途，没有人能够同乌兰交谈，乌兰却不感到孤独。在戈壁上，乌兰从不感到孤独。身边，羊群“咩……咩……”地叫，蜜蜂“嗡……嗡……”地鸣叫，苍鹰飞过时的气浪声辽远而悠长，瘦马的鼻息宛若一股暖暖的风，均匀地洒在乌兰的后背上。晦暗的天，洁白的羊群，裸露的黄色土地，绿油油的植物，还有乌兰花纹艳丽的头巾，构成了一幅奇妙的图景。

夕阳渐落时分，天却放晴了，火烧云从天边翻卷而来，数十种颜料在天幕上肆意涂抹。乌兰牵着马，踏上了归程，一人一马行走在一条羊肠小路上，步调不紧不慢。她们的背影在夕阳下被拉得很长很长，加上猎猎的风，颇有些“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感觉。乌兰不由想起了“天涯羁旅”四个字，最能表现她此刻的心境。一腔孤勇，一身胆气，毫不畏惧，行走在这苍茫茫大地，寻找生命的答案。

乌兰回到家，将瘦马拴在门前的拴马桩上。拴马桩立在天地间，孤独，怆然，犹如一棵有生命的树，将根扎得牢牢的。她回头看看，突然觉得自己就是一根拴马桩，她也正像一棵树一样，将根扎进戈壁里去，而她的脚步又被戈壁羁绊住，走得远却割舍不下那一份情感，注定了要一生一世做它的女儿。

文/李 娜